

## 文化中国行

编者按：为纪念“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”社会赞助活动开展40周年，北京日报社等单位发出“爱我长城 兴我中华”倡议，该倡议得到长城沿线有关省市区党报的积极响应，北京日报、甘肃日报等15家省级党报携手，启动“沿着长城看中国”大型采访活动，通过全媒体平台呈现万里长城今朝风貌，共同书写长城文化保护新篇章。

# 万里连丝路

让河西走廊之上的张掖从兵家必争之地，变成了中外互市的枢纽。

长城牵起丝路，丝路成就了山丹。山丹有着“露天长城博物馆”之称，汉明长城在这里并行守望。站在高处，目之所及，只见一道长长的“土龙”伸向远方，这是当地老乡口中的“边墙”，书上称之为明长城。“土龙”前方几十米处，一条壕堑几乎与之平行，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就是汉长城。

当年张骞凿空西域，一条新的地理大通道沿河西走廊诞生。汉武帝设立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四郡，并新筑长城。但由于国力有限，只能凭借山险、河险修筑壕堑。

相比汉长城，明长城更“显眼”。山丹境内的271公里明长城采用夯土版筑，是目前国内夯土长城保存最完整的一段。在老军乡铁口村，夯土筑成的长城有三四米高，从缺口处看过去，厚度居然也有一两米。

“上山容易下山难，出门去容易丢你去难……”72岁的村民安存武一边夯一边唱，脚下的泥土一点点压实。号子唱的是修长城的劳力与亲人分别时的场面。每当有游客来参观这段长城时，安存武都要亲自演示一下古人修长城的方法。

汉明长城在此处相遇守望，长城边上就是铁口古城。唐代诗人陈子昂曾这样描写这一甘凉古道的咽喉：“峡口大漠南，横绝界中国。”诗中的峡口，就是我们眼前的古城。

铁口古城是长城沿线的屯兵之处，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。当年，骆驼沿着丝绸之路从这里经过，西可至敦煌，东可抵长安。

走进铁口古城，中轴线上，一座过街楼昂首矗立，楼上匾书：威震乾坤。

如今，附近村落的村民多已搬走，主要因为山丹缺水。缺水是夯土长城能够长久保存的原因，却不利于农业生产。“从农业生产的角度，我们希望多下点雨；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，我们希望少下雨。”白玉章是土生土长的山丹人，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。

### 众志成城

从张掖一路向西，穿越茫茫戈壁，眼前突然绿树成荫，嘉峪关到了。

有人说：在嘉峪关种一棵树，就像养活一个孩子。因为在这里每种一棵树，都要先挖走沙砾，再从外地运土，精心滴灌，才能栽种成活。

种树如此，修建长城更不知其几多难。嘉峪关，号称“天下第一雄关”，有三重城郭，城内有城，城外有壕，形成重城并守之势。关城壮观奇伟，三座关楼，楼高三层，楼檐三重，为万里长城所仅见。

为什么嘉峪关会建在这里？嘉峪关长城保护研究所所长张斌解释，水是生命之源，丝绸之路沿水源而行，长城亦然。嘉峪关险峻雄伟，堪比“国门”。登楼远眺，长城从关城两侧延伸，成为绿洲与戈壁的分野。一线之隔，关内水草丰沛，关外寸草难生，堪称奇观。

“嘉峪关的修建前后历经168年，此后又多次修缮，直到今天也未能间断。”张斌指着城墙上斑驳印记说。这个黝黑的汉子原本是个体育生，二十多年间几乎走遍了甘肃境内的所有长城，靠着不断学习积累，

从长城研究的“门外汉”成长为真正的“守关人”。

在参与上一轮关城大修时，张斌查阅资料，一件往事让他大受震撼。1984年，北京晚报、北京日报发起“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”社会赞助活动，消息传到嘉峪关市，整座小城行动起来。据说，每个嘉峪关市民，都为长城捐了一块砖。

那是真正的“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”。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在关城景区内《嘉峪关记》石碑上看到的那句话：“不登嘉峪关，不足与语长城。不知长城，不足与语华夏。”

### 西出阳关

从嘉峪关沿着长城继续向西，便到了敦煌。“自东向西去，当时这里是华夏文明的最后一座城，从西而来，这里是他们遇到的第一座城。”梁思成曾这样描绘敦煌。

汉王朝控制河西走廊后，“列四郡，据两关”。两关，即指长城上的阳关和玉门关。丝绸之路南线途经阳关，北线经过玉门关。阳关和玉门关一南一北，犹如敦煌的一道安全屏障。

敦煌地处沙漠边缘，有时连取土都不容易。人们就地取材，一层红柳一层砂石筑起一道防御屏障。恶劣的环境下，却造就了现存距离最长、保存最为完好的汉长城。

在阳关博物馆，副馆长吴丰萍细数长城与敦煌的渊源：西行取经的玄奘，正是从阳关回到大唐；边塞诗人岑参多次到过阳关，曾写下“二年领公事，两度过阳关”；在莫高窟第321窟南壁上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城与旷野是一个颜色……

岁月洗礼，如今的阳关已没了踪迹，只剩下一片叫作“古董滩”的洼地，和远处的阳关烽燧。戈壁深处的玉门关，被称为“小方盘城”，走进城中仍能感受到雄关庄严。向西5公里处，还能见到一段汉长城顽强挺立。

“如果敦煌是本厚厚的历史书，阳关、玉门关就是这本书的第一页。”吴丰萍是敦煌本地人，她的讲解饱含感情。

到阳关见不到关，游客常常难掩失望。吴丰萍不多说些什么，带着大家从一件件文物、沙盘、图片讲起，从长城讲到丝路，从折柳送别讲到“阳关大道”。听完，游客向她道歉，“原来阳关遗址这么有历史，我想走近再看看。”

吴丰萍发现，很多人不知道阳关、玉门关具体在哪里，甚至有的敦煌孩子也不知道。她便游说敦煌的学校组织学生去看阳关，嫌路远的话，景区可以派车接。当地的校长听了她的建议，都非常赞成。现在，敦煌几乎所有学校都曾组团“西出阳关”。

如今，阳关、玉门关已和莫高窟、月牙泉一样，为中外游客所向往。在阳关，不同肤色的游客齐聚王维塑像前，听导游用中文、英语、日语讲述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。在玉门关，游客穿上汉服，打卡留念。

吴丰萍特别认同一句话：长城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正如敦煌的莫高窟，千年前世界文明在这里相遇，千年后这里依然吸引着全世界。

## 人物

长城文保员张吉全：

### “要是守护不好，后人就看不到了”

玉门关西，戈壁深处，58岁的敦煌人张吉全守护汉长城已经18年。

守护长城不容易。戈壁上阳光刺眼，照得人睁不开眼睛。风大，站远一点就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。张吉全的皮肤被晒成古铜色，皱纹像刀刻般，在他的脸上留下深深的痕迹。

张吉全主要负责看护玉门关西5公里处一段汉长城遗址。这段800米长的长城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，采用红柳夹沙夯筑，是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汉长城。张吉全原是敦煌市转渠口镇的农民，第一次见到长城，他跟绝大多数游客一样，心中不禁感叹：那时候的人，是怎么把长城修起来的！

张吉全每天巡视长城，查看长城有没有被破坏，是否出现病害。汉长城遗址位于戈壁深处，周围没有村庄，甚至连棵树都见不到。四季风沙大，夏天像火炉，热得人凌晨一两点都睡不着觉；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，只能自己烧炉子取暖。

为啥要来这地方？这个西北汉子非常实在：“生活嘛。”不过跟长城接触时间长了，张吉全发现自己在干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。

这里游客不断，甚至还有不同肤色的外国人。不少游客把他当成解说员，经常问这问那——这段长城是哪个年代的？为什么要在这里修长城？当时周边有没有城市？有一次，他看到一位年轻女游客在长城前站了很久，脸上全是泪水。他没有去打搅，而是默默将长城周围的卫生打扫干净，“可能她也是为长城而感动吧”。

不知不觉间，张吉全已经守了长城18年。他的妻子闻春瑜也来到玉门关外，夫妻俩一起守护着长城。

去年10月，邻近敦煌的肃北县发生5.5级地震，张吉全凌晨看到消息，一骨碌就爬起来，拿着手电筒就往外冲，查看长城有没有事。妻子说，他是真的把长城当成家了。

“长城已经在这里两千多年了。我们要是守护不好，后人就看不到了。”张吉全说，守护长城，就是要把长城留给后人。



玉门关遗址。

## 记者手记

### 客从丝路来

嘉峪关悬壁长城脚下，一组名为“丝绸之路”的主题雕塑，定格了两千年间这条古道上的“名人”——有持节的张骞，取经的玄奘，扶掖西征的左宗棠……

其中，还有一位著名的“老外”——马可·波罗。只见他骑着骆驼，仿佛在与同行者讨论一路上的见闻。当年，他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让欧洲人大开眼界，被称为“奇书”。

坚固的长城，稳固边陲，促进商贸。在当时，丝绸之路上的甘肃，依然是世界的十字路口。

2014年，由中国、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“丝绸之路：长安—天山廊道的路网”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入选这份遗

产名单的，有长城上的玉门关、瓜州的锁阳城，还有吉尔吉斯斯坦的“碎叶城”。

据说，当年玄奘西行求经出锁阳城，戈壁上无法辨识方向，正是长城烽燧救了他一命。

说起丝绸之路，还有个人物不能忽略，他就是李白。“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”李白笔下的玉门关，清新灵动又大气磅礴。但他究竟到没到过玉门关，一直众说纷纭。

关于李白的出生地，也有两种说法，一说是吉尔吉斯斯坦的“碎叶城”，一说是四川江油。人们仿佛更倾向于前者，因为“碎叶城”就在丝绸之路：长安—天山廊道的路网”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入选这份遗